

編者按

三月底，中國作家協會舉辦二〇二四年首場「作家回家」活動，主角就是四十餘位來自港澳的作家。他們到達北京，一如候鳥歸巢，暢敘濃濃鄉情，共襄文壇盛會。今期「大公園」邀請其中四位香港著名作家書寫他們眼中的北京，訴說他們心中的「北京情意結」。

這北京的四月天

彥火

在孤燈下塗寫這篇文章，腦海裏忽然蹦出一句話：「楊柳春風今日開，一杯濁酒問青天。」詩人置身春風吹拂楊柳的夜間，很是悠閒，倏忽感懷身世，叩問青天，有點傷感。

相反地，我在下筆寫這篇文章，內心卻洋溢着喜悅，也是春天，在四月。

出了機場，轎車在機場大道高速向前行駛，兩旁的樹木迅速向後退，映入眼簾首先是剛從嚴冬鑽出來的莽林，大部分還在冬眠中，偶爾閃現眸子，是樹梢上斑斑點點的嫩芽。

我問司機，那些是什麼樹？

司機說：那是楊柳，春天來了，開始抽芽。

對了，是春天的氣息。

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春天的步伐已提早蒞臨了。

常務副館長王軍先生急着帶我去看冰心墓畔的三株櫻花，聽說是冰心的日本朋友井上靖送她的。櫻花開得滿枝覆露，冰心的雕塑就在櫻花下，襯得她更加玲瓏精緻。從這裏，彷彿讀到她《寄小讀者》、《飛鳥集》的詩意和慧黠。記得八十年代的她曾題贈一幀墨寶給我：

海波不住地問着岩石

燕山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然而它這般沉默已經過百萬回的思索

在這春意盎然的晴朗天，不禁浮想聯翩。我倏地想起那一年四月陪金庸到東京八王子日本創價大學接受榮譽博士，教務長帶我們參觀創價大學校園內紀念周恩來總理的回憶。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親自譜寫了周櫻之歌。

每年四月創價大學還舉辦周櫻觀櫻會。周櫻很有象徵意義，觀櫻會與會嘉賓憶述周櫻的來歷、意義及影響，謳歌周恩來總理與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的一段深厚的中日友誼。

反觀中國現代文學館是一座花園式的建築，滿園盛放着櫻花、玉蘭及不同品種的春花。我在花園另一邊發現了冰心摯友巴金的墓碑，還有艾青、老舍等人的銅像，對這些歷盡滄桑為中國文學建立不朽功勳的巨匠，我懷着虔誠的心，一一向他們的墓碑鞠躬膜拜。

這個文學花園的花卉開得歡暢。櫻花中不乏純白色，玉蘭花也是剴白剴白的，是我所僅見的。我不禁憶起艾青四合院的玉蘭花來，想起他四合院那一株高大挺拔的玉蘭樹，在京

期間，特別抽個空去拜訪艾夫人高瑛大姐。

邁入我所熟悉的艾青高瑛伉儷的四合院，內心泛着激動的漣漪。一九七八年初夏，我第一次探望詩人艾青時，是史家胡同的老舊四合院，艾青剛從新疆北大荒返京，四合院被人佔用，一家四口擠在一個廂房。

後來落實政策新建了四合院，明亮寬敞得多。

我剛跨進四合院門檻，就聽到高瑛大姐的朗朗喊聲和笑聲，年過九十一歲的她，腦子還是那麼敏捷，只是行動有點不便，她剛剛寫了一首小詩：

舒心的坐在小院裏／等待着第九十一個春天／陽光一天比一天亮堂／天空一天比一天湛藍／牆裏牆外的樹／都在微風裏搖曳／數不盡的鴿子／像會飛的花兒／在燦爛的陽光裏／悠然自得地飛翔／時而，忽近忽遠／時而，忽高忽低／似乎它都在望着我／而我，也在觀望着它們／我是它的欣賞者／它讓我的生活有無限的樂趣／今天，它又扇動着翅膀／在小院的上空不停的盤旋／彷彿在向我傳遞／什麼訊息／頓時我感覺到／第九十一個春天／已經來到小院／給我送來了溫暖……（九十一歲的高瑛寫

於二〇二四年三月二日）

那株玉蘭樹燦然怒放，粉紅色的花朵有小巴掌大，襯着藍映映的天空，顯得丰姿綽約。

這京城四月的春天！

我想起魯豫訪問高瑛大姐時的一段敘述，難掩激動：「探訪高瑛老人是二〇〇三年的四月，就在她家的小四合院裏，我和老人就坐在小院的一株盛開的玉蘭樹的前邊，院外不時傳來小販的叫賣聲，還有鴿哨聲，有一群白鴿在校園的上空，飛來飛去，小院子很漂亮，很舒適，我覺得我面前的這位老人正在幸福地安享晚年……」

當我走出院子，仰望晴空萬里，想起馮夢龍說的：「春到人間萬物鮮」，心旌為之搖曳，不能自己。

彥火

原名潘耀明，出版著作二十七種，世界華文作家聯會會長、香港作家聯會會長，現任香港文學館館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文綜》社長。



我的北京

何冀平

我有兩個故鄉，北京和香港。北京是我童年度過的地方，童年、少年、青少年，一點一滴都留在記憶中，即使離開再久，去的地方再多，也不可替代。形容北京，有太多比喻，我最喜歡林語堂先生的比喻：北平像是一棵古老樹，一棵有年頭的古老大樹。有根有幹，有枝蔓，枝繁葉茂，根脈深入地中，枝葉得以暢茂，地下有多深，樹就有多大。北京根深地大，樹有多大，人心就有多大，包容新舊兼納華洋。北京人大氣包容的度量，別的地方難以相比，北京人不會對外省口音的人另眼相看，不會區分你是不是地道北京人，這一點，很多地方做不到，香港也做不到。看北京，要看住在那裏的常人，他們不是學者教授科學家，是普通人，一個中年的士司機，一個常站在門前的街坊女人，滿口北京話，口腔詼諧親熱，見面熟。

有一次在北京，開完會晚上要去國家大劇院看演出，我住的北京飯店離國家大劇院很近，飯店門前就有地鐵，趕時間，出了酒店急忙衝下去。先要買票，我沒有北京交通卡，人工售票窗門關閉沒有人，只有自動售票機，但我不會買。我站在售票機前，北京有十多條地鐵線，我怎麼也找不

到要搭乘的一號線，開演時間就要到了，急得我頭汗。這會兒，身邊來了一位年紀四十來歲的女子，伴着老公帶着孩子，也來買地鐵票，女子見我為難的樣子，笑着詢問原因，我說找不到一號線，她馬上動手找到「一八線」，不明白為什麼「一號線」是這種標示？她見我要買票，又不肯買，還沒有零錢，馬上用手機支付代我買了車票，我把手中的錢塞給她，她怎麼也不肯收，只說：「快上車吧！只坐兩站就到了，別過了站。」這件很小的事，但我忘不了。可愛的北京人。

北京人有人情味，不論分別多久，見面如同當初，不到五分鐘已經找回十幾年。這次應中國作家協會邀請，題為「回家」的香港作家北京行，來了不少各方人士，都是同道中人，曾經的領導、負責人，發表我作品的出版社、文學刊物總編，多年不見，一見如故，所有往事全湧上心頭，他們對我恩誼如故，他們沒忘記我，我又怎能忘記他們，這些支持愛護我的人。

我是作家、劇作家，以寫北京話劇立身得名，我曾擔任編劇的，以北京味為立身之本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要保留的不僅是北京話和北京

味，更是北京情，北京人謙遜、禮讓、客氣，較真兒，大氣，包容……如果這些消失了，北京就不是北京了。

和其他地方不同，北京的文化藝術沒有地域限制，像北京特有的京劇、京味話劇、曲劇、相聲，不論在北京，在外省，以至世界，都被接受和歡迎。共融性的北京文化，值得深入研究。中國要成為文化強國，建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大國，北京是首都，是重鎮橋頭堡，是中華文明的有力見證，北京要展開文化胸懷，成為全中國的文化中心，這是中央賦予北京的重任，用文化藝術裝點北京，讓每一個來北京的人不負首都之行，作家要用文字，為標誌性的北京盡一分力。

兩個故鄉給了我兩種文化，北京給了我中國文化根基，香港開拓了國際視野，我把它們在筆下融合，兩地的文化滋養着我的創作。

何冀平

編劇，從事戲劇電影及文學創作，戲劇作品翻譯成多種文字，赴世界各國公演，曾獲多個重要獎項。



周蜜蜜

回家，真好

深春的三月天，京城處處繁花盛放，繽紛悅目，美不勝收。

我和數十位香港、澳門作家一起，踏入了玉蘭花開滿亭園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參加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萬水千山總是情——歡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動。

甫走進會場，就感到了有一股熟悉的暖意直觸心底，彷彿回到了家的懷抱。在這個充滿文學氛圍的地方，每一位會員都是一位獨特的故事描述人——既寫自己的故事、情感，也寫別人的經歷、命運，並從中反映地域的文化特色，時代的變遷……

主人安排我們在設有名牌的位子各自坐下，中國作家協會鐵凝主席就率領各位首長、領導進來了。她沒有直接走上舞台，而是笑容滿面地向在場的每一位作家，熱情、親切地逐一問候，有如與久別的家人共話家常。鐵凝主席很快來到我的面前，第一句話竟然是說：「你今天很漂亮！謝謝送書給文學館！」

這讓我倍感溫暖，卻一下子搭不上話，心中千言萬語，但不知該從何說起！只是無言地微笑以對，眼前忽地浮現出多年前和鐵凝主席、台灣作家張曉風一起，在香港國際書展作兩岸三地女性寫作經驗演講的情景，鐵凝主席依然是那麼美麗可親，真的是一點也沒變啊！

接着，鐵凝主席和中國作協的領導，向我們頒發意義重大的紀念牌，一同坐下拍大合照。在這個春暖融融的地方，可以讓每一個作家感受到文學的魅力，能夠一起回歸，一起探索，一起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學之

路。

忽然之間，會場的台階上傳來一陣哄動，原來是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著名作家莫言來了，一群文學青年粉絲把他團團圍住，爭先恐後地請他在書上簽名。莫言抬頭見到我的時候，立即笑着說：

「呵呵，我還記得第一次去香港，你請我吃飯！」

他記得，我當然記得！那一次，他到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作家，我為本地的一間雜誌約他做專訪，其間，他無話不說，相談甚歡。告別以後，我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莫言的電話，他說剛才的交談意猶未盡，問我可否一起共進晚餐，繼續探討未完的話題。我自然欣然同意，結果相約在九龍塘的商場餐廳，邊吃邊聊，令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創作心路。

這一次莫言與香港、澳門作家走進會場，連同著名作家邱華棟、李洱、歐陽江河等展開交流，彼此分享寫作心得，互相啟發，彷彿一場思想的碰撞，創作的靈感在空氣中閃爍。

現場的文學交流結束以後，我們參觀美麗的現代文學館，看見香港作家的手稿也在文學館展出，包括有著名作家金庸、梁羽生、劉以鬯等的親筆手跡，非常珍貴，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們心血的結晶，靈魂的寫照。看着，看着，赫然發現自己的手稿也在一個玻璃櫃中展示，頓時有說不出的感動。這些手稿，記錄了我在創作過程中的心情、思想和感悟。由於現在都是用電腦打字，保存的手稿也越來越少了，真是非常感謝中國作家協會與現代文學館的精心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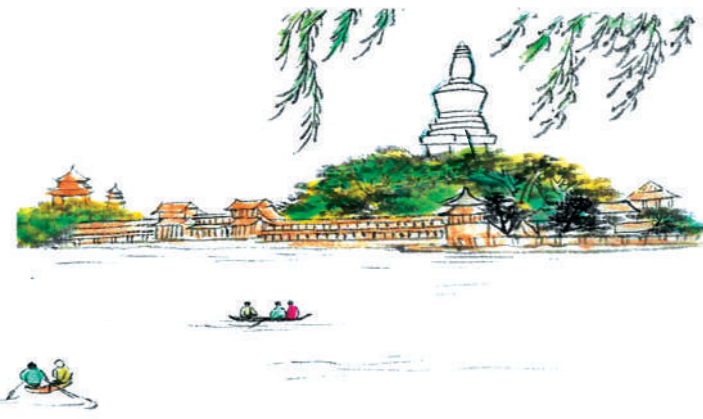
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有如香港回歸祖國母體，作家協會的會員們也必須回歸自己的創作根源，尋找靈感的源頭。這樣的回歸不僅是對自己文學創作的一種探索，更是對文學事業的一種實踐奮進。在這個回歸的過程中，作家之間的文學交流也得以增進，彼此的作品也可互相觀照、互相啟發。我想，這種交流不僅能夠豐富今後的創作，還能夠激發更多的創意火花，讓文學之花不斷綻放，結出碩果。

環顧四周，無論是內地的作家，還是香港和澳門的作家，都好比是一群追逐夢想的人，不斷地用筆尖描繪着世間的故事，用文字述說着人類的情感。在這個充滿着無限可能性的世界裏，每一位作家都是一顆閃耀的星星，在文學的天空發光發熱。

回家，真好！這裏充滿了溫馨和歡樂，讓人感受到家的溫暖和幸福。在這個充滿創造力的地方，每一個作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的才華，實現自己的夢想。讓我們一起為文學的繁榮而努力奮鬥，讓每一個故事都成為永恆的經典。

周蜜蜜

作家、編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主席，曾創作眾多兒童廣播劇和電視劇、小說、散文集，部分作品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德文、波斯文在海外出版。



回歸

何佳霖

雖然很多年沒來北京了，但長城、天安門、毛主席紀念堂、故宮、天壇，這些都是我淡忘不了的記憶。這次由中國作家協會邀請的四十三位港澳作家到了北京，我能成為其中一員，心情自是無比激動。這畢竟是中國的首都，作為一個詩人作家內心總有一份情懷，那是對家鄉的眷戀和對民族發展的一些回望與思考。我們這次的主題題現在「回家」。這是多麼親切的字眼，意味着和你同行的是家人，迎接你的也是家人。家人的身份與名義勝於任何。而作為一名作家，我們真正第一次感覺到「有家」的味道。這也許是在中國才有的特殊禮遇。可見我們的這個大家庭不是虛空的更不是高高在上的架構。她是充滿着感情和溫度的家園。讓我們擁抱和說話的時候，不像外人。

排除作家這個身份，或僅僅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當你感受到這個城市的人們安居樂業，在車水馬龍中感受到他們對生活的熱望，在亭台樓閣中看到他們的悠然自得地閒談，讓人感受到穩定和幸福的氛圍。與炮火紛飛的一些國家相比，我為我們生活在和平的國度感到萬分的幸運。她讓一個寫詩的人，有着詩人的尊嚴，並能夠光明正大地熱愛詩歌和寫作；他讓一個公民，有着民族的自豪，並能以此自強自信。這份幸福感是我在北京深深感受到的。

之前對北京的印象天氣乾燥，但這幾天比我想像中要溫潤舒適，四周的綠意雖未深濃，但海棠和玉蘭花卻已開滿枝頭。這已成為一個驚艷的奇景，在現代文學館兩旁的走道上，層層花色彷彿成了我們心裏的寫照。那樣艷麗，那樣溫馨，每一樹都是怒放的生命，每一株都是堅毅的代表。對於那些用靈魂、用筆、用心來記錄生活的人們，他們所遇見的一草一木和每張臉孔的相逢，必是有着更深遠的意義。這時候我想起，作家老舍在《春風》一文裏寫到：「春風拂面，吹散了寒冬的含意。萬物復甦，花開滿園。人們在春風中感受到生機與希望的到來。」尤其是在北京的春天讀這些句子的時候，我更堅信老一輩所說的「希望的到來」。我深深感到心中有暖流在推着我前行。

幾天的活動很豐富，大家都沉浸在文學交流中，這樣近距離又深入的探討對港澳作家來說是非常珍貴和難得的機會。每個人都敞開心扉表達自己的看法，希望在同道中能解答一些寫作上的困惑，或希望能擦出一些火花來。在故宮，我們除了參觀古代的珍品，還看了香港文創的藝術品專館，這對於兩地文化交流起着積極作用。天津離北京就是兩個小時的路程，我們來到小時候就仰慕的大作家馮驥才先生的藝術館，八十多歲的他還能親自為我們講解真讓人感動。人類發展要傳承什麼？就是這樣樸實而高貴的精神。最讓我驚喜的是，我多年前曾想造訪的弘一法師故居，竟然在這時候實現了。進入小小的庭院，看到大師不同年份的筆墨，瞬間凡心得以淨化，狂心傲氣也頓歇。人本渺小，如《紅樓夢》那句：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

一晃四天的訪問就要結束，一些舊友因為多了時間交流彼此加深了感情。一些新朋友因為一兩句暖心的話就結下緣分。我多留了一天會見幾個多年未見的朋友，相見自是寒暄過往，歲月從來不饒人，但總有一份舊情在心裏。

離開北京的最後一個早上，我換了一身淡綠的新衣裳，獨自向酒店附近的長安街走去，因為不熟悉也就毫無目的，但心情輕鬆，只想找一個地方獨自呆一會兒。十來米處，幾棵粉紅色的玉蘭樹進入眼簾，樹有三、四米高，花就從上到下一朵接一朵，我輕輕地聞它散出的清香，這是祖國的春天啊！旁邊還有一棵碧綠的松柏，我在樹下逗留一會兒，才戀戀不捨地離開。馬路邊兩位站崗的哨兵正好在交接的敬禮。他們標準的姿勢吸引了我，讓我也忍不住揚手向他們敬了個禮。他們知道我是真誠地致敬，竟向我投來了微笑，姿態仍然筆挺挺拔。這般英氣，真讓人驕傲。

何佳霖

常用筆名度姆洛妃。中國作協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一九八四年開始創作第一首小說。曾獲中國十佳詩人獎等，出版多本詩集。

